



请专心看着我的眼睛
你将会发现笔墨难以形容的热情

台湾 文 闻

大公子与小少爷

文 闻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【陕】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：张仪贞

思念系列

大公子与小少爷

(台湾)文 闻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西安北大街 131 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

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 000

ISBN 7-80605-361-1/I · 309

定价：9.80 元

楔子

唐武德八年 洛阳

萧瑟北风呼啸而过，刮起地的落叶，使得已无星光相陪的银月更显得清冷。

一声尖锐但惊慌的喊叫声划破清寂的气氛。

“爷爷！爷爷！您怎么了？”

一个年约七、八岁灰头土脸、衣衫褴褛的小乞儿，扶着同样一身破衣的老乞丐，在城中有名的客栈“龙腾轩”的外滞留不前。

今天正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立冬，家家户户在这样的日子都会进补一番，所以老乞丐带着一岁就被他捡到的小乞儿来这里，无非是希望能够得到些食物，填饱他们的肚子。

不过他们从中午等到入夜只有一位好心的大你赏了半碗鱼汤给他们。小乞儿心想，爷爷年

大公子与小少爷

纪大一身子较虚，这碗鱼汤就全部给爷爷喝，他自己再撑一会儿，如果还有人赏给他们食物他再吃。

没想到，食物还没有着落，爷爷的身体却突然发冷，整个人蜷缩成一团。

“爷爷，您怎么了？”小乞儿不断地哭喊，老乞丐没有回答他，以倒是好奇的路人纷纷围过来，原本清寂的街道，霎时热闹起来。

“啊！好可怜。”

“是啊，一个年轻这么大，一个还这么年幼。”

“他们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

“你不知道吗？听卖豆子的老李说，他们爷儿俩……”

周遭的人说了些什么，小乞儿一个字也没听进耳里，他只是不断地喊着，不断地摇着老乞丐，希望这一切都只是爷爷同他在玩笑。

突然，小乞儿转向人群，“求求你们，救救我爷爷吧！救救我爷爷吧！”他边哭边说，泪水在他的小灰脸上留下两道清晰的泪痕。

尽管围观的人愈来愈多，但却没有人愿意伸出

援手帮助小乞儿。

“求求你们，各位大爷，大婶，姑娘，公子，求济南市你们行行好，救救我爷爷吧！”

小乞儿声泪俱下的哀求着，但是不论他如何乞求，就是没有人愿意帮他。

“爷爷！小乞儿发现老乞丐的气息愈来愈弱了。“求求你们，有谁愿意救我爷爷？只要你们愿意救我爷爷，我小乞儿发誓，这一辈子愿意为他做牛做马，服侍她一辈子，绝无二心。求济南市你们救救我爷爷吧，求求你们。”

众人听了小乞儿的话，都不禁心生佩服，想不到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孩，居然如此孝顺。然而，他们虽佩服小乞儿，却还是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。

龙腾轩的掌柜领着一位富家公子走到门口，正打算恭送这位公子出门，就瞧见门外这一团成。

“走开！走开！你们一伙人聚集在我们龙腾轩让前干啥？”

众人在掌柜的喝问声中，自动让出一条路，跟在掌柜身后的年轻人，早将这一幕看得一清二

大公子与小少爷

楚。

掌柜的一看是两名乞丐在他店门前，立刻卷起袖子打算赶人，但他甫踏出一步便被人拦了下来。

“邱掌柜，不得无礼。”年轻人轻声说道。

“可是公子，他们是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没你的事，退下。”说完，年轻男子走到小乞儿身旁。

小乞儿从刚才到现在的动作完全没有改变，他还是不断地求着围观的人，而当老乞丐的气息愈来愈弱时，他的誓言也愈说愈多次。

当他见到终于有人走到他身边，立刻如溺水者遇浮木般地紧抓来人的脚说：“公子，求求你救救我爷爷吧！只要您肯救他，我小乞儿愿意做牛做马服侍您一辈子，求求您！求您救救我爷爷吧！”

年轻男子不发一语地下身子，伸手探探老乞丐的鼻息，轻叹道：“恐怕晚了。”

“不晚、不晚！”小乞儿抓紧年轻男子的脚，“求求您……”他早已泣不成声，只好不断地磕头

乞求。

年轻男子看着小乞儿哀坟的模样，心中万分不舍；小乞儿的额头，因为频频磕头，早就血迹斑斑，更令他深觉不忍，他连忙制止小乞儿的动作，但小乞儿显然打定主意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求到他答应为止。

年轻男子只好将小乞儿强抱入怀，“好吧！我救他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救不救得活我可没把握，若救不活，你可不能怨我。”

小乞儿听见眼前这位公子终于说要救爷爷了，连忙点头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！只要您救爷爷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小乞儿都会报答您的，就算爷爷真的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，才又说：“就算爷爷真的没救了，小乞儿也绝不会怪公子的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”

年轻男子看着怀里的小人儿，他心想，这孩子年轻这么小，就已经这般懂事，真是个乖孩子。

他抱着小乞儿站起来，吩咐一旁的男人，“元令，马车。”

“是，公子。”一直沉默站在年轻男子身旁、身穿青色长袍的中年男子，立即应声。

过了一会，马车驶来，年轻男子将老乞丐安置在马车上，自己抱着小乞儿跃上马车，接着车子缓缓离去。

念

系

列

第一章

贞观四年 洛阳

一阵轻微的鸟儿振翅专传入正在房内弹琴的裴晔涵耳里，却没有打断他的琴声，接着响起一阵杂踏的脚步声，与悠扬的琴声形成相当不协调的旋律。

“小少爷，小少爷！”小湘匆匆忙忙地推门而入，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边拍胸边：“是……是……大公子……”

“小湘，喘口气再说。”裴晔涵停下弹琴，伸手端起一旁的茶水，轻啜一口。

小湘吞吞口水，点点头，待梗在胸口的那口气平顺，天上打算开口时，又被进门的人打断。

“小湘，你又打扰小少爷练琴。”元令沉着脸斥责。

“令爷好。”小湘向他福福身。“小湘知错了，请小少爷、令爷原谅小湘。”

大公子与小少爷

“你——”元令打断趁此好好说她一番，晔涵却开口了。

“元叔，算了，你就别责怪小汀，她只是想先向我报告公子的消息。小湘，你先下去，待会儿再唤你进来。”

“是，小少爷。”小湘弯一福，随即退出房间。

“小少爷，你这样会宠坏那个丫头的。”元令不悦地说，但他看晔涵默不作声，也不再多言，于是转移话题说：“大公子来信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晔涵点头示意，他知道小湘方才急匆匆来找他的目的，而且就算小汀不说，从刚才鸟儿振翅的声音他也可以猜到。“信上说些什么？”

“大公子称许小少爷成都事件处理得很好，他很高兴。”

“嗯。”晔涵面无表情的颌首。“还有呢？”

元令知道小少爷对于大公子的称赞一向是如此；从小少爷却从不要大公子的赞美与赏赐。

小少爷曾经对他说：“元令，这一切都晔涵应尽的本分、应做的事，晔涵不想因此而徇公子的赏赐。”。

大公子与小少爷

听到小少爷这样的话，令他不由得心生佩服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当大公子要他跟在小少爷身旁服侍时，他才没有~~比~~丝毫怨言。

“元叔？”

“嘎！”元令为自己神游感到不好意思。“大公子还交代，他希望小少爷能在中秋之前赶回长安，他要你见老爷、夫人。”

“嗯。”晔涵轻应一声。

“另外，大公子在信上还说……”元令突然住了口，瞥了晔涵一眼后，他才继续往下说：“大公子希望你能在赏月宴上，弹奏几首曲子给皇子和同来赏月的大臣听。”

晔涵听完元令的话后，点头说：“元叔，麻烦你回话给大公子，晔涵会准备妥当的，请他安心。”

不过他心里觉得有些奇怪，^大公子一直很忙，也不曾聆赏过他的琴艺，不知为何忽然要他回长安奏琴？

“好。”元令知道其实回为了让大公子放心，小少爷一定会在中秋前赶回长安的。“不知~~本~~少爷打算何时起程？”

晔涵想着目前手边的工作，在他十三岁时，大

大公子与小少爷

公子将所创的“裴家四门”由元步生交给他代理，而大公子则继续为皇上四处奔走。

七年前，大公子从运送商货回裴园，行经洛阳龙腾轩便进去察看顺道休息用餐后，结果在大门外救了他。

当时他孤苦贫寒，而身边唯一的亲人正旧疾复发，正好被大公子所救，后来爷爷的生命虽然只延续了一个月，但他老太太公子的援救之情铭感五内。因此当办完爷爷的后事后，他立即向大公子请求让他跟在身边伺候。

当时大公子见他身子单薄且年纪尚小，加上爷爷临终前的托付，大公子坚决不肯让他为仆，还是他跪地叩求后，大公子才勉强让步。

大公子同意他私下以“公子”叫唤，但若是在外人面前，两人则以兄弟相称，而他的名字“裴晔涵”也是大公子替他取的，另外，大公子还告诉他，若真心想帮助他，就必须像元令一样。

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习武、读书识字，并要懂算数和律法，可以辅佐大公子处理商门之事，担当大公子的重担。另外他听元叔说，大公子喜欢聆琴，因为大公子认为“闲来聆琴”的是人生大乐事。

大公子与小少爷

裴涵心里非常明白，其实大公子之所以会担心这样的要求，是为了让他安心，专心当裴家的小公子，没想到他却非常努力学习，短短三年时间，便将大公子认为“必须像元令一样”的事学成，并且开始跟随元叔到各地的“裴家四门”巡视。在他十六岁那年，大公子在长安召见他，一来是嘉勉他学习有成；二来正式要元叔将工作转交给他，同时嘱咐元叔留在他身边继续教导他。

距离上次见面至今已有两年，这段期间虽然在大公子不曾再召见他，但他并不因此间虽然大公子不曾召见他，如今大公子要他所学的那些本事，他可说是更胜当年。

他曾听元叔说，大公子不但武力过人，更是聪卓越，唯一遗憾的大公子并无显赫的家世。

大公子的父亲裴是寂的兄弟，当时老太爷不被裴家所承认，直到大公子弃笔从商，以替人镖之所得建立“裴门商号”，二十岁在坊间与世子秦王设的“文学馆”相识，并帮助世子取得皇位，老太爷及大公子因此被皇上赏封爵位，裴家这才正式承认他们一家三口。

“裴门商号”创立之初只是从事食、衣、住、行等方面的商务，在大公子遇见爷爷和他之后，才

大公子与小少爷

增设了医药一门，从此“裴家商号”更名为“裴家四门”。

四门中的“龙门”是主食与住，其下所设的客棧、茶楼皆命名为“龙腾轩”；“凤门”是主衣物和饰品，凡裴这所开的布店和银楼皆命为“凤翔阁”；至于“虎门”是主行，在各地所设置的水、陆两运商号及教人强身的武馆，一律称之为“虎跃馆”；“武门”则是主医药，当实本想命名为“玄武”，但为避免和皇宫的“玄武门”同名，因此各地的药铺才名为“武玄门”。

目前他已将上一季龙、凤、虎的三让的帐结算完毕，唯一所剩的只有武门。每年黄汜滥之后，各种疾病也纷纷出笼，大公子不忍贫困百姓为病痛所苦，便以飞鸽传书要他在各地举办义诊，因此各地“武玄门”可说是出多进少。

“小少爷。”元令轻唤着不知神游何方的晔涵。

晔涵连忙收回心神，他轻叹一声。“武门”的帐不知如就等了到长安时，再亲向大公子报告。

“就明天寅时吧。”晔涵决定道。

“小少爷，寅时天色还未完全亮，你又忙得晚，如此赶着回长安，只怕会累着了身体。”

“无妨。”晔涵起身走到门口唤着小湘，然后转头又问：“元一块去吗？”

“大公子信上说看小少爷的意思。”

“嗯，那就请元叔一同前往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”他知道元叔已经很久没有回长安了，既然大公子这次要他在长安过中秋，不如让元叔一起回去，好让元叔跟家人聚一聚。

“谢谢小少爷。”元令高兴地回答。他明白小少爷是在为他找回长安的借口，让他也可以回家乡过节。

“元叔多礼了。”晔涵走回桌旁随意坐下，“对了，元叔，请人准备一些东西，好让我们带回长安给老爷、夫人和大公子。”

“是。”元令答道，“不知小少爷是否和特别属意的东西？”

“前些日子我要人从天山运回的那几坛酒，你各挑两坛带着，还有我为老爷、夫人所添制的新装、长靴和锦鞋，另外要给长安笼腾轩大师傅的食谱别忘了；书房里有几幅绣图……”

元令一一记下晔涵所交代的事，才唤来小湘，吩咐她早点为小少爷准备路上要用的物品。

“请少爷早点歇息，明日赶路，你才不会太

大公子与小少爷

累。”元令离开前说道。

正在低头沉思的晔涵，抬头看见元令眼底流露出的关怀，知道元令担心他的身体。为了不让元令担忧，他点头说：“我知道，今天我会早点歇息。元叔也早点歇息吧。”

元令点头拱手作揖，“那元令下去了。”轻合上房门离去。

晔涵又坐了一会儿，才起身走进内室。“小湘，一会儿你也回去收拾收拾，明日一起起程去长安给老爷、夫人和大公子请安。”

小湘听了高兴地跑到晔涵身边，抓紧他的衣袖问道：“小少爷的意思是要带小湘一起去长安玩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晔涵微笑着摇头，小湘看了却皱起眉头。“不是去玩，是去给老爷、夫人和大公子请安，知道吗？”

小湘听了晔涵加重语气的话语，立即明白他的意思，连忙点头：“小湘知道，小湘明白。”

小少爷给她一个正大光明的理由去长安，如果是说是去长安玩，不被令爷骂翻天才怪。

府里有些事只能做不可明说，因为说了没戏唱了。而小少爷正是“唱戏”的个中高手，府里有许

大公子与小少爷